尊重雜工

小 可

人與事

小可每天外出，上班高峰期，人們摩肩接踵。在家居大廈做雜工的，見到住戶，例必笑意盈盈，叫早晨呀、開門呀什麼的，但總是得不到住戶的理睬。這些住戶，一派冷漠高傲神態，大有「你們是應該侍候我的」之勢，很不應該。想起一位出身自台灣的國際著名華裔導演，與雜務工作迂迴曲折的故事。

該導演未成名前，從台灣赴美國紐約大學唸電影系，學歷很好，畢業後卻長期未能找到稱心如意的工作。華人在洋人土地上不易抬頭，向來如是。該導演爲了生計，做過很多雜務工作，例如曾在片場幫人看管器材，曾在一間大空屋徹夜看守，當過輔助剪接、劇務、打燈，在餐館端盤子……做過的雜務工作種類之多，他自己也說不清楚。那時候，皮肉苦、身心苦，窮途潦倒，破敗淒涼。他自己說的：「沒有一份雜工做得好。」他自問不是那麼笨，惟總是魂飛天外，心不在焉，一心只想着當導演，除此以外，其他事全不在乎。有訪問者跟他說：「看來你是可以自我調節功能的。」意即如果聚精會神，他是可以每件工作都做得很好的。在片場做雜工時，看着導演在工作，想着「你這樣做好笨，換了是我，我就會如此如此做了……」他做雜工，一做六年。

黑夜的盡頭是黎明。他所拍的電影終於受到重視，獲獎漸多，柏林影展、奧斯卡金像獎等國際著名電影盛會中的多個獎項，他都多次獲取，連最佳電影獎和最佳導演獎此等華人最難獲得的獎項都能拿到手。他性格厚實憨直，成爲人中之龍，更加謙虛誠懇，溫文儒雅，看上去並不像個導演，因爲他完全沒有一般人所認爲的「導演大多有點霸氣」。此時的他，重做雜務，只要沒有片務在身，他多會爲家人買菜、做飯、洗碗，視之爲正常，不以爲苦。一方面是性格使然，好男人總會幫忙做家務，深明家務是做之不盡、天天大同小異的苦差，而且自己是過來人，了解做雜務有多納悶。另一方面，追思往昔，對雜務不無懷念之情，對之重新評價，領悟到原來往昔所認爲的了無意義的雜務，其實是今天厚積薄發的堅實鋪墊，沒有昨天的苦，焉有今天的甜；沒有昨天的煎熬，哪有今天的成就。雜務，原來潛藏着高尚的精神功能。回過頭來尊重雜務，這位電影藝術家不僅有情，而且頗有深情。

香港人僱用外傭者與日俱增，外傭工資不高，一般小康之家不難負擔。外傭肩負起一切家務，家中的少爺小姐，被人侍候已然習以爲常，視爲理所當然，簡單如從女傭手中接過一杯開水，若要發出「唔該」之語，很多人總覺得不大自然。主僕之間，階級有別，日子久了，一家大小，漸漸地連最起碼的道謝禮貌都感到陌生。在這樣的情況下，大廈雜工給住戶開門、叫早晨，他們十居其九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從沒想過要回應。

雜工是社會的一個厚實基礎，社會之能夠和諧，缺少不了雜工，試一天沒有人打掃衛生，香港必定成爲臭港。「十年鑄劍，不露鋒芒」，設身處地，這位導演成名後能重新重視雜務，並把自身經歷不避嫌地公諸於世，是一種飽含仁愛的道德教育。

讓才華變成能耐

游宇明

如是我見

指稱一個人做事有能力，吾鄉不說此人很有才華，而說他蠻有能耐。所謂能耐，就是能力加耐心、耐力的意思。仔細想想，能耐這個詞兒，眞的韻味無窮。

一個人當然需要才華。有才華，我們做事才能得心應手、事半功倍；有才華，我們才能探知事物深處的秘密。李白喜歡喝酒，並沒有變成酒缸，而是「鬥酒詩百篇」；曹雪芹「舉家食粥」，並沒有淪爲乞丐，而是寫出了反映一個時代的巨著《紅樓夢》；齊白石進北京時不被畫界承認，然而，他的獨特風格卻吸引許多購畫者……這些都是才華改變個人生活的典型例子。

然而，才華這東西有時是需要跟耐心、耐力結合在一起的，否則，才華很可能變成偶然一現的曇花。吾鄉有個曾國藩，此君當年位居六個漢人大學士之首，被時人稱爲「曾相」。曾國藩當然有才能，寫文章成爲「湘鄉派」的領袖；打仗，他能夠憑一支民兵武裝擊垮太平天國的軍隊。然而，曾國藩最初幾年跟太平軍交手，並不佔優勢，還曾遭遇過重大危機。清咸豐四年五月，湘軍在靖港水戰中被太平軍石祥貞部擊敗，一急之下，老曾甚至想要投水自殺。咸豐五年二月十二日夜，石達開總攻湘軍水營，燒毀湘軍戰船一百餘艘，曾國藩座船被俘，「文卷冊牘俱失」。如果曾國藩沒有巨大的耐心（當然也有部下和友人的幫助），他後來的仗肯定打不下去。

耐心可以在背後推着才華不斷往前走。才華這東西像是火焰，爆發的時候非常耀眼，但爆發第一次之後是否有第二次、第三次，沒有誰知道。此時耐心會走上前，牽着才華的手爬山溝、涉大河、攀高山、過險灘，有了它作伴，才華一次次地登上了舞台，一次次地被別人察覺到。

像世上的萬事萬物一樣，才華的成長也需要時間。一個人在很年輕的時候，你可能覺得他能力平平，有了五年、十年歷練，你會感到此君像是變了一個人，他說的話是那麼得體，他辦的事是那麼乾淨利落，他獲得的成就是那麼輝煌，這一切都是耐心、耐力的功勞。

沒有耐心、耐力的培育，有的人可能一輩子也顯不出才華。

只是，現在有的人不太懂得這個簡單的道理。他們將才華看作是一張塑膠布，一經購買就可以永遠擁有。有的家長捨得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比如暑假讓他上繪畫班，寒假讓他上奧數班，但家務事不想孩子插手，怕傷了他的小胳膊；走點遠路心痛不已，覺得對不住孩子；孩子受一點點挫折，就憤怒得像隻公雞，恨不得找給孩子挫折的人決鬥……這種人可以培養出孩子某方面的能力，但絕對培育不出孩子的能耐。

讓能力開路，讓耐心、耐力伴行，我們的一生才會有眞正的遠方。

爲愛情開一扇智慧的窗

胡艷麗

燈下集

張愛玲才氣襲人，驚艷了世人，在愛情的國度，她即使低到塵埃裏，仍舊不能收穫幸福。低調溫婉的楊絳，卻能與桀驁不馴的錢鍾書相攜一生。其原因何在？其實，愛情沒有對與錯，只有適合與不適合。當世人不斷追問「世間情爲何物」時，美國心理學專家、情感博士泰・田代變身愛情教主寫成《永遠幸福的科學》，從科學的角度，解析這世間最美好、最神秘，也最令人琢磨不定的愛情，指引你去尋找能夠相伴一生的親密愛人。

泰・田代指出「若要擁有持續一生的幸福，而不是只圖一時之快，關鍵在於了解理想伴侶都需要具備哪些特質，清楚自己屬於哪種情感依賴模式，以及我們爲什麼會被對方的外表或物質條件所迷惑。」

天才如蕭邦，靈秀如喬治・桑，面對愛情時，被激情與狂喜衝昏了的頭腦，他們以爲才華橫溢可以化爲心有靈犀，藝術可以爲愛情增色，可誰知天才的愛情同樣經不起生活的考驗。蕭邦與喬治・桑他們有太多的異質性，正如蕭邦所言：「她身上似乎有什麼東西讓我感到排斥」，而桑亦無法忍受蕭邦的異變性。這世間最美好的天才之愛，最終也灰飛煙滅。愛情中無所謂誰對誰錯，是他們身上的異質性注定了愛情的悲劇。

性格特質水火不容，談話永遠不在一個頻道的戀人，與其用一生的時間來改造、煎熬彼此，不如讓心碎止於感情的發端。

泰・田代提出了「愛情三願」理論，即在選擇戀人之初就許三個願望，勾畫出你心中理想愛人的輪廓。當對方達到這個基本要求時，才能入圍備選，否則，一票否決。也許「愛情三願」並不能幫你找到最適合的愛人，但可以避免犯下貽害終身的錯誤。不妨看看我們身邊，有多少傻姑娘說好要尋找白馬王子，結果一旦愛情來敲門，就已經分不清白馬、白蛇，以及白虎的區別了。只是，這種錯誤，要經歷時光的發酵，才能顯現。

書中推薦的三願框架模型爲：性格特徵、依賴方式、戀愛風格。性格特徵具有很高的遺傳性，在童年期即會保持相對穩定，比如人的性格是內向還是外向，是和善還是刻薄，鎮靜還是神經質，這些均是通過觀察可以較易判定的。而依賴模式既有先天因素，也與父母後天的教、養有關，孩子與父母的互動方式，最終會形成孩子穩定的依賴模式，那些缺乏安全感的孩子、焦慮型的孩子通常對他人有較強的依賴感，而在充滿愛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多半陽光自信，較少依賴。戀愛風格，其實也是今後婚姻中相處風格的預演，比如如何看待引發感情問題的根源，如何提出自己的需求，如何放大戀愛關係中的積極因素等，戀愛風格既事關兩人將來相處的品質，同時也是如何應對社會關係的微縮模型。

認眞觀察對方的性格特徵、依賴方式、戀愛風格，看他是否與自己的情感密碼相匹配，是處於戀愛中的男女必須要做的功課。畢竟沒有什麼事情，比一生的幸福更重要。

摘掉愛情的有色眼罩，以一個成年人的智慧和辨識度，去判斷他人這三個方面的特質，其實並不難，有心人總會在細節之中發現蛛絲馬跡。在細節中，你會發現天使，或者魔鬼，關鍵在於用心。而用心之後，還需要清醒，以智慧指揮行動，以理智面對愛情。

值得注意的是，在愛情中「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同樣適用，在旁人看來戀人一目了然的特徵，在相愛的人眼中卻往往被美化，即使是明顯的缺陷，也會被當成與衆不同。要想讓愛情的荷爾蒙不左右人們理智的大腦，往往需要等待N年時間。而此時，人們大多已步入婚姻的殿堂，投入了太多的感情，此時再想糾正過去的錯誤，其「成本」往往是高昂的。與其用一生時間來解決頭腦發熱時犯下的錯誤，不妨在戀愛的開端，就借用親人、朋友的眼睛，來幫你消解「愛情荷爾蒙」帶來的盲視症和智力下降。當然，「愛」是自己的，他人的建議終需謹慎對待。

愛情無定式，幸福無定式，但被愛情衝昏了頭腦的你，不妨借此書冷靜一下，哪怕是僅僅將書中的特質評定表當做個小遊戲，也不妨一試，猛然間的發現也許能幫你避免半生煩擾。

▲中信出版社本月出版的《永遠幸福的科學》

作者供圖

多憂何爲

錢紅莉

自由談

在工作單位，無論編版，抑或空虛之際，喜歡把音樂盒打開，裏面收藏着許多上世紀的歌，許冠傑、羅文、甄妮……把耳塞戴上，便與身處的現世隔絕了，一人自成一片世界。縱然都是舊歌，也彷彿又回到了年少時光——儘管那樣的少年時代漏洞百出乏善可陳，但隨着那些旋律，趟過幾十年的舊光陰重新回望，又確乎繁花彌天了。

近期，雨水一場接一場，天地一派濕潤之氣，最愛重覆播放的都是陳百強，《偏偏喜歡你》、《今宵多珍重》、《念親恩》、《不》，然後便是那琥珀一樣的《一生何求》。當陳百強用粵語愁腸百結地嘆息：「夢內每點繽紛，一消散那可收……」聽歌的人確乎被什麼東西重擊，情緒上一時緩不過來，簡直失態，一下頹在了原地，也彷彿冷不防被人推進深淵，不借助外力無法自己爬上來，寧可沉迷頹廢。有時，頹廢是另一種力道，將人鋪陳得分外有韌性。我每天就在這種韌性裏堅持疾走、長跑——這種氣喘吁吁的情緒，也是一種無能爲力，不可掙扎，什麼也不要做，深陷於生命裏一段最幽暗的時光。

原本平凡的歌，通過粵語的發音，卻也有了另一個層次的昇華，令人感念，嘆息，深深喜歡，久聽不倦。

也是這樣的仲夏，梔子花終於謝了，田畈稻秧新綠，蒿子花開遍每一個角落，一種大面積的潔白襯着青翠遠山的清淡剪影，簡直是一幅幅唐宋長卷，如今回頭看，怎麼美譽都不爲過。就是這樣古畫一樣的人世，布穀鳥飛回來了，人間處處綺麗繁華。放學後，獨自一人走在蜿蜒小路上，路也漫長，也疲累，襯得我那樣一條小小破敗的生命，只有隱，何曾顯赫過？喜歡的那個男孩，始終不能與我同路。黃昏的斜陽，把原本單薄的少年身影拉得格外瘦長，一次次，目送他的背影一點點沒入山脊，不見，心裏惆悵無限。多年後，當第一次聽到《一生何求》，任憑怎樣輾轉躊躇，都是不明朗。我們短短一生中，可不就是都陷在了這種「尋遍了卻偏失去，未盼卻在手」的窘迫裏？消極的情緒層層推進，中途，忽然一句「夢內每點繽紛，一消散那可收」。便是這樣的時刻，十三、四歲的青葱歲月偏要沉渣泛起——短暫的少年光陰，終於無從交集地流過去。當時年少，天地未開，一切都那麼嶄新鮮妍。多年以後，方才明白，生命正是一點點地從鮮妍走向灰舊。還是曹丕的四言詩蘊藉深遠：「人生如寄，多憂何爲？今我不樂，歲月如馳。」

是啊，多憂何爲？不如「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載驅，聊以忘憂。」

良馬、輕裘，說到底，不過是物質層面的殷實富裕，一個人眞正的快樂還是內心的豐腴吧。但內心的東西又是無止境的，它注定是一條斷崖路，沒有歸途，不見盡頭，是王維的「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這麼看，人生就是一場放逐。

十多年前，得到一本《夏濟安日記》，一夜看完，驚呆於他對於那個女學生的深厚情愫，從未表白，一直困苦難言，憂心輾轉，讀來何等沉痛。這是哥哥，還有一個弟弟。兄弟倆截然不同的性格，相較之哥哥的內斂低調，弟弟顯然過於風流放浪了，婚後出軌不說，近年屢屢爆出早年的N位情人，大約都是些初到異國打拚的女文青，如今也算著作等身的女作家了，某某，以及某某某……後來再聽許冠傑：「空得意目光如麻，誰料金屋變敗瓦。命裏有時終須有，命裏無時莫強求。人比海裏沙，毋用多牽掛。」這些詞，字字如鐵，簡直把他兄弟倆的感情戳得針針滴血。

再後來，第一次聽布拉姆斯大提琴奏鳴曲op.38，會想起豐子愷先生的一句話：「既然不能如願，不如釋然。」憑直覺，這op.38一定是布拉姆斯送給他所愛慕的克拉拉的，情深不壽，幽咽婉轉，迴腸百折，有一根弦始終在同一個音區迴旋徘徊，那分明是心弦吧，總在明月出天山的深夜撥動。

有人文章寫得好，是把自己放進去了，讓世間的離合悲歡在時間軸上慢慢分叉，有如冰底草，鏡中花，水中月，可感，不可觸的，兀自燃燒的，永恆深篤的，清涼溫潤的。

還是我們的《詩經》好，隨時都可以把一個「小我」放進去。「於嗟闊兮，不我活兮。於嗟洵兮，不我信兮。」什麼意思？無非是再也見不到你了，眞不想活了；你離開我如此久遠，我的誓約要做也做不了。什麼叫「要做也做不了」呢？就是「夢內每點繽紛，一消散那可收」。什麼也沒有了，一切如煙散，不如靜言思之，所謂困苦過後的掙扎，格外寧靜。

曾在一部小說裏讀到：「愛情如漸步自縊，錯過即生死相隔。」這個譬喻精確恰當。愛就是一種漸漸往死路上奔的過程，彼此錯過，便成生死相隔？

一直記得北村的幾句詩：「夢想的是自己／失望的也是自己／將來像過去一樣／都已冷卻如灰」。

悲情菜市口

白頭翁

閒話煙雨

後來讀書才知道死在菜市口的戊戌六君子，死得都浩然正氣，像楊銳頭顱落地還兩目圓瞪，鮮血從脖腔中噴出，「血吼丈餘」，後人評「冤憤之氣，千秋尚凜然矣」。劉光第遇難時，劊子手手起刀落，血流如湧，無首之軀竟不倒，驚嚇得整個菜市口鴉雀無聲，皆焚香求祥。

譚嗣同押往菜市口一路上在站籠中從容自若，面無苦色。鶴年堂前早已搭好監斬的官棚，監斬官就是大名鼎鼎的當朝軍機大臣剛毅，由剛毅托印驗明正身，朱筆勾絕，斷命斷頭。也就在譚嗣同臨死之際，他突然叫住剛毅，很輕蔑但也很嚴肅地示意，表示臨刑之前還有幾句話要說。剛毅是慈禧忠實爪牙，見此狀忙叫左右帶走譚嗣同，示意快斬，慌亂之中把案台放的朱筆都跌落到地上。譚嗣同向四周微笑一下，大步走向菜市口中央。查剛毅乃清光緒朝軍機大臣、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慈禧忠實爪牙，爲虎作倀，狐假虎威，橫行霸道。查其下場，一年以後，因八國聯軍進北京，剛毅隨慈禧太后連夜西竄，但八國聯軍要求嚴懲「戰犯禍首名單」中名列第四的就是剛毅。剛毅是個老奸巨猾的官僚，他深知這次「罪責難逃」，就在西竄的路上故意製造了拉肚子，以至於拉稀不止，「痢下如注，瀝瀝不絕」，活活拉死。剛毅不得好死是活該，但他沒讓譚嗣同的江湖朋友大刀王五的連環鬼頭刀削首斷頸，總覺得讓人不解恨。

菜市口殺過多少人，沒有人統計過，但作爲京師有名的刑場，斬首斷頭的鮮血浸透黃土，已成爲當時京城一大看點。

每逢秋日，被判死刑的罪犯押解出獄，出宣武門押往菜市口，有身份的坐騾馬拉的站籠刑車，沒有身份的則被武裝押送戴枷上鐐，臨終過鬧市。有身份使上「送行」銀子的，劊子手會叫一聲：「爺！我伺候你走，也是吃哪碗飯辦哪樁差，您放心走好。」劊子手上的勁掌握得非常準，斷頭不掉頭，以便於人家家人抬屍，縫上頭落個全屍下葬。要是碰上沒地位沒使銀子的，提刀斬首抬腳蹬屍，一句客氣話都沒有。

當時的菜市口兩旁舖面不少，每逢「出紅差」，街市兩旁都熱鬧非凡。不知爲什麼，人們都歡喜看那極其殘酷的一幕，而且都懷着一種看熱鬧的心情聚集起來，懷着極大的興趣喜氣洋洋地欣賞着別人生命的殘酷終止。後來長大了，書看得多了，才知道東西南北中似乎無論在什麼地方中國人都懷着一種極高的興致樂意觀看「出紅差」，像魯迅在《阿Q正傳》中描繪的那樣，像《藥》中說的人血饅頭。起碼在魯迅先生的老家紹興一帶的人看「出紅差」殺人砍頭的興致決不亞於老北京人去菜市口看殺人。

中國的風俗大致一樣，「出紅差」也差不多。「出紅差」時先張貼布告，臨到「出紅差」時臨街的舖店都要在門口放一張條案，上面擺着三碗白酒，有的還放着酒壺，壺嘴朝外，示意送行。舖店講究的還要擺上幾碗蒸菜。犯人可以不停不看，可以不吃不喝，但送人上黃泉路上不能沒有酒沒有菜。在誰家門口喝了酒吃了菜，誰家就積德有報。舖店前要掛紅綢子貼紅對子，像辦喜事一樣。請教過一位知情懂行的老人，答曰：「閻王爺有知會在帳目簿上記下功德。」

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寫的小說《藥》中，說用熱饅頭蘸了剛殺的人的鮮血放在火上烤燒焦了趁熱吃下去可以治癆病。但菜市口丞相胡同裏的那位老人沒這麼說，可能是十里不同俗。但他說過人血是味藥引子是肯定的，是不是像魯迅家鄉人那樣治病就難說了，但菜市口殺人時好像沒見過像華老栓那樣拿上銀洋買人血饅頭的。但老爺子卻證實「出紅差」的一切物件都是「藥」，都是「符」，都能驅邪避魔，治病救命，鎮宅鎮院。「出紅差」也就值錢了，連捆犯人用的麻繩，見了「紅」的死囚穿的囚服，劊子手擦鬼頭刀用的紅抹布，頭上纏的紅裹頭，腰裏繫的紅腰巾，套在鬼頭刀上的紅罩頭，甚至連監斬官驗明正身的朱筆都是搶手的寶，都得花銀子買。那年月，誰家的宅院裏鬧鬼不清淨，誰家出了人命死了人，誰家有人得了久治不愈的麻煩病，誰家讓巫婆神漢指出鬼魂附身，據說求上這些東西無論是掛在院裏挑在樑上，燒成符灰沖水喝了，都能鎮邪去妖，救人一命。傳得活靈活現，甚至說是親身體驗，都說是很靈的。（二）